

散文 / 随笔

“凤凰迁回”

余萍（梭罗）

城里植树、养鲜花，可以使城市美丽，绿色植物能吸附空气中的灰尘和放出氧气，使城里的空气清新，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。因此，城市的道路绿化越来越受重视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很多城市都在马路两侧建设绿化带。道路绿化能保护环境，对汽车尾气进行一定的吸收，减少污染和尘土，降低噪音。在夏天会带给人清凉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道路绿化是城市建设过程中比较关键的部分，城市绿化也是城市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的象征，给城市赋有了生机和活力。凤凰木（Pohon Flamboyan）成长迅速，适合丛植或道路绿化，凸显出别样的热带风情，花开之时，成片的红色花朵，如火焰般开在高高的枝头之上，火红一片。烈火中诞生的神花：凤和凰，他们相依相偎，他们柔情似水，他们沉醉在纯真的爱情里，他们永



不分离，凤凰木“叶如飞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，因鲜红的花朵配合绿色的羽状复叶，被誉为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。凤凰木高可达20米，树冠大，夏天开花，花大，红色，有光泽，是优美的庭园树。

凤凰木美艳动人，深得人爱，于是也有了许多关于凤凰木的传说：一道绚烂的霞光在烟火中冲向了九霄，天空中出现了一只火凤凰，凤凰飞舞，身上的茸毛落在地上，扎下了根，长出了干，生出了叶，开出了花，即是今天名动天下的凤凰木，就像凤凰的化

身，浴火重生，独一无二。

五年前，我们参加了东区文友们在任抹市郊咖啡农园的周年庆会。抵达旅店，任华三语学校的陈万新校董，热情欢迎洒水文友们，并向前向我走来：“你是余萍吧，我是陈万新。”我当时很震惊，他怎么会认识我，我清楚记得，陈校董和吴开森是经年同窗，吴开森时常提起他，我很荣幸能与他相识，散场时，陈校董还热心地帮忙推扶轮椅送我回到居室，哪晚，我们数人在我房间里聊天至深夜，才各自回房休息。

在三天两夜的活

动中，第二天是去Papuma 白沙海滩游玩，途中经过陈校董热情的住宅。陈校董热情地邀请我们先在他家歇息片刻。就在他家前面那宽敞的庭院，红花落了一地，抬头望见校董也种上了一株高大的凤凰树，那巨伞一般的红彤树冠遮盖了大半个屋舍，让前堂很是荫凉。我久久站在门外赏红花，回忆起，我的母校“新民”学校也有2株百年凤凰树，女同学们下课时间，都捡起落地红花当毽子做游戏，此刻此时让我回味起，那快乐的少年时代，不知不觉我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如果可以，我愿留住那少年的一瞬，留住那样的时光，那样温暖，那样单纯，那样美好，那样幸福……惊叹于这种感觉，开森遂不客气地当即向同窗索要树苗，他说也想要在Bromo种植凤凰树。恰好适在旁边打理招待我们的陈家佣头插上一句，他说后院有几株自然生长

的凤凰树籽苗。待得家佣拿来给我们看，那幼枝的叶瓣两边细密分开，长势喜人，很适合移植，开森满心欢喜地携回了两株树苗。

后三年，开森偕同俞庄端芳姐及椰城文友们9个人，分乘两辆家车来了梭罗游玩，也参观了梭罗培育三语学校。我趁势向开森问起有关前时从任抹携回的凤凰树苗生长的情况，可能当时陈万新的家佣误把pohon Lamtoro的树苗当成凤凰树籽苗，当然造成了事与愿违，开森梦想的凤凰展翅奇观也终究落空。Pohon Lamtoro学名Leucaena，其树叶或果籽形似臭豆，但偏小许多。果籽可食用，叶子是喂养牲畜的上好饲料。Lamtoro树极易生长在山坡荒野，能防范泥石流灾害。开森无奈地继续讲述，当时，他筹办好庆会回来，隔天就干紧直上Bromo，在山居田园种下那两棵树苗，周围还特别插上干枝做围栏防护，又吩咐员工精心打理。谁能料到，他那日盼夜望的树苗长成后竟然只是两株pohon Lamtoro，是微小型的“凤凰树”，当然也不会看到那引人羡慕的红彤华盖。开森至此唯能“望凤兴叹”了……

